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九回 鬼域為心快飲醇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

話說錢寶生在茶館內，因劉子和要看小白菜，怕回去午飯之後，沿窗的座位，被人家搶去，即命跑堂的到寶生家中，關照把預備下的酒菜送到茶館之內，一面飲酒，一面等候。跑堂的答應一聲，自去遣人到愛仁堂藥店關照，不一刻，早見愛仁堂的一個學徒，一個伙計，提了兩只食籃，一大瓶的女貞酒到來。跑堂的見了，忙取來了兩雙竹筷，兩分杯匙，安放在桌上。愛仁堂的學徒，先把酒瓶放在的台上，又開了食籃，取出了五色菜肴，兩盤冷碟，一一排在桌上。子和一看，卻是一盤金華火腿，一盤冷搶活蝦。五色菜肴，也都出色。是一碗醋溜西湖步魚，一碗竹筍川火蹄，一盆清炒蝦仁，一只紅燒肥鴨，一碗栗子八寶雞。燒得都是清香撲鼻，十分可口，這時錢寶生因了劉子和到來，特地預備下的，可以使子和歡喜，化大把價的錢鈔。學徒伙計把菜肴擺好，正待回去，寶生又問道：「還有什麼嗎？」伙計道：「還有一樣菜，四色點心，因裝不下了，沒有帶來，還得回去取哩。」寶生點頭道：「好，快些取來。」學徒二人，答應自去。寶生一摸酒瓶，卻已連瓶燉熱，即拔去塞子，向子和杯中注了一杯，自己杯中也斟滿一杯，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幾色粗肴，是我特地命家中做的，還可以嘗嘗，請趁熱吃一些吧。」子和見了，心中很是歡喜，一面謙遜，一面飲了一口，夾了一塊醋魚吃了，不禁贊不絕口，同寶生暢飲起來。飲了幾杯，那個愛仁堂的學徒，又提了一只食籃，一小桶飯來，寶生即親自去揭開食籃，一瞧裡面，正是一樣菜肴，四色點心。菜是饒的紅燴電裙，塊塊肥爛。點心也做得很是精妙，乃是一盆火腿豬油合酥，一盆蝦仁鮮肉包子，一碗豆沙夾心八寶蒸飯，兩小碗翡翠餛飩，學徒把來一一搬在桌上，把一張桌子排得滿面，子和見了，忍不住向寶生笑道：「老錢，怎地辦下了這許多菜點，兩個人又吃不下？」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來了，也沒即好吃一頓酒飯，今天是看會正日，理應陪大少爺多飲幾杯。這些粗肴，怕不中胃口，怎說是多了呢？如今離看會的時候尚早，大少爺慢慢的飲起酒來，停一會還有好看的在後面。倘是只擺了二三色下酒東西，豈不失落了大少爺的身價，被人家恥笑了呢。因此稍稍多辦了一二樣，一則聊表寸心敬意，二則也因了大少爺的身份大少爺以為如何？」這幾句話，把個劉子和說得滿心歡喜，暗暗佩服錢寶生的用意，想得周到。停一回小白菜出來，看見了這般的排場，自然可以知道自己不是尋常人物，心內很是感激寶生。暗想倘是真的小白菜是絕色，事成之後，可得重重酬謝寶生。便向寶生微微一笑，不再言語。一面慢慢飲酒，一面看茶館內的茶客。這一天都是坐定身軀，不再回家。有的也似寶生般在家搬了些菜肴，在茶館內慢慢飲酒。有的在附近飯館內喚了些酒飯果品，有的便嚼著乾點權充午餐。有幾個越發連點心也不吃，餓腹清坐，都是怕一立起來，座位被人家搶掉，失落了看會的地盤。這時候雖是已到了午飯時光，每桌上的茶客，仍是有增無減，擁擠不堪，真是人聲喧雜，熱鬧異常。可是茶客在那裡飲酒吃飯的人，那一個比得上寶生桌上，排得滿台精緻菜點。子和看了，不禁暗暗得意。

同寶生且飲且談，已消磨了一個時辰，差不多已過了兩點鐘模樣。出會的時候，是在申未三刻，大約是四點鐘不到，街上趁熱鬧的人，已是漸漸多眾，人頭擠擠，摩頂擦踵的擁將過去。便是人家，也漸漸有人坐定，等孟蘭會看。寶生這時笑著向子和道：「差不多咧，人家看會的人，都在那裡出來了，這個妙人兒，總也得出來看會了。」子和聽得，忙抬著頭，定著眼，瞧定了小大家中。不一刻，聽得門內有人高叫道：「會要來了，快些到門前去看會吧。」這聲音兒，宛如打了一面破鑼，既響又闊，而且好似又帶著些大舌刁嘴，怪聲怪氣，十分難聽，把子和嚇得一跳，暗想這說話的人，不要就是小白菜了。聽了這個口音，如此難聽，不像如寶生所說的一般，難道人相這般十全，聲音卻這樣可怕不成？忙仔細一看，只見大門開處，走出了一個女子，生得歪嘴塌鼻，凹眼突唇，面如黑灰帶黃，髮比黃毛而剛，身不滿四尺，腹如五石之袍，足長有尺二，手搖芭蕉之扇，走路膨膨如打鼓，說話當當勝敲鑼，真是羅刹女尚勝三分，無鹽氏差相仿佛，說不盡的醜態百聲，怪狀千種，把劉子和看得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忙悄悄的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這個怪物，可是你說的小白菜呀？怎說是標致絕色，分明是嫖母妖怪呀。」寶生聽得，知道子和認差了人了，把這個醜女當作了小白菜，忍不住格洛一笑道：「我怎敢騙大少爺，小白菜那裡變成了這個嘴臉了。這是小白菜的姑娘葛三姑，渾名兒卻喚做塌枯菜，小少爺你看她這副醜臉形容，可不是又矮又黑，似一枯楊枯菜嗎？」子和聽了，把三姑一看，忍不住也笑了起來，果然這塌枯菜的外號，一些不差，寶生也向三姑望著，見三姑走到門前，四面亂望，口中不住的亂嚷道：「看會哉，會要快來咧！」又回頭高叫道：「小白菜，可以出來看會吧，不要錯過了！」寶生即向子和笑道：「如何，塌枯菜在那裡叫他瘦子小白菜咧。停一回，這位妙人兒便得出來咧，大少爺看仔細了，便知道我老錢的話，一些不錯，不是欺騙大少爺的。」

子和也沒工夫答話，匆匆喚過跑堂的，取過飯來，吃了一碗。吃的時候，不住的把眼珠兒向外面瞟看，卻再不見小白菜出來，只有這個醜無比的塌枯菜，倚在欄木之上，四面亂看伸頭縮腦，神情兒十分好笑。子和把飯吃畢，自有跑堂的送上面布擦了臉，即面對窗外，定睛瞧住了葛家大門，把兩只色眼，睜得足有龍眼大小，呆呆地的怔住。寶生卻因要使小白菜看見自己桌上，排滿了一桌菜點，可以現出豪華，便不先吃飯，依舊慢慢飲酒。又停了一刻工夫，聽得三姑又在那裡高叫道：「小白菜，快些來呀，會怕要過了。」接著門內有一個惟黃鶯兒般的口聲，笑答道：「三妹，你怎地這般發急，時光還早著哩！」這一種的嚶嚶鶯聲，又清又脆，又柔又媚，好似百靈兒般的好聽，早把個好色的劉子和，魂靈兒飛上半天，心中發癢，越發把一雙色眼睜圓，死盯住不放。早聽得門聲響處，隱隱露出一雙似水紅鞭兒的三寸金蓮，穿著大紅繡著滿邦綠花的紗鞋，月白羅襪，真是小只三寸，尖如菱角。是一雙追魂奪命迷人動心的金蓮。只這一鉤蓮瓣，已把劉子和看得目眩神馳，心猿意馬，怦怦地動個不住，忙依著這蓮瓣鉤，瞧將上去。早現出一個如花如玉，落雁沉魚，閉月羞花的笑人兒，體態輕盈，腰肢曼娜，靜悄悄地邁動金蓮，走將出來。只見生成的一個鵝蛋美麗面龐，兩道春山細眉，斜挑入鬢，不點而翠，一雙秋水媚眼，閃動生光，湛澄而明，瓊瑤直鼻如懸膽，櫻桃小口比明珠，牙排碎玉，整整齊齊，唇點胭脂，鮮鮮艷艷，細腰如楊柳擺水，金蓮如蓮瓣貼地，說不盡的風流，話不盡的嫵媚，宛如西子洛神再世，飛燕合德重生，非惟這幾天在倉前鎮上，沒有瞧見，便是餘杭縣杭州府，也從未見過這般一個絕色的女子，把個劉子和看得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呆呆如怔住。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，如何？我老錢可曾說謊來？」子和也不答言，只是笑。一雙色眼，死盯住了小白菜不放。寶生知道子和已著了魔了，便不去叫他，只喚過跑堂，取飯吃了一些，收去殘肴，吃茶等會。卻見小白菜同了三姑二人，并坐在椅上，也在那裡等會。茶館內的人，見了小白菜這般的標致，那一個不看他幾眼，只是都知道是葛小大的妻子，便不十分盯看。惟有劉子和，因錢寶生在家中時細細說過，又欲勾搭上手，因此兩雙色眼只望小白菜瞟來，小白菜這時，也四面觀看。瞧見了對門茶館之內，錢寶生同著一個漂亮少年，生得十分標致，約有二十餘歲光景，身上穿得很是華麗，手上帶著一個玻璃翠的戒指，綠得似碧水一般，胸前挂著一條黃光燦爛的金鑲鍊，垂著兩顆紅寶石的鑲垂，瞧這神色，自是個富家子弟，又見桌上排著滿桌精肴，寶生口內又叫著大少爺，這人的來歷，可是不小。寶生這人，很是勢利，肯這般的敷衍，來歷便不在小處，只是覺得這人，兩只眼珠，只端詳著自己，便別轉頭去，不向著前面。子和見小白菜起初向著自己看了幾眼，正覺得軟筋酥，忽地見她回頭過去，不再向著前面，知道小白菜定發現了自己在這裡偷瞧，不愿給人細看，所以回頭過去，心中很是耽心。知道小白菜連看都不愿令人細看，要著手自更困難的了。回去之後，卻得重托寶生，方能有些希望。

正是亂想，聽得街上有人大叫道：「會過來咧！會已出來了！」頓時街上人家，茶館內的人，忙著向一邊觀望，果然見前面遠遠的幾隻開導馬兒，在那裡緩緩過來。一剎那時，萬頭攢功，人聲喧鬧，街上來往游玩的人，都站定腳步，立在邊上看望，把街上擠得密密層層，擁擠不堪。各家門內，也都坐得實足，坐不下的，便立在欄木之內，齊齊的望著外面。這一種熱鬧情景，別說是餘杭縣內，近年來未曾有過，即是杭州府內，這十年來也沒有如這一回倉前鎮的熱鬧。險不把一個整壁的倉前小鎮，擠一個塌坪。劉子和這時，只得且放下了看小白菜的心腸，先看孟蘭盛會，不一刻，已到了面前，先是開導馬兩只過後，便是馬執事，馬鼓手，馬六冲，馬八標四種，共是三十四只馬匹，這些馬都是預先在杭州運來，倉前鎮上，那裡找得出這許多馬來。馬隊過去，即有全付錫

鑿架，木鑿架，十番鑼鼓，旗傘之類，後面便有十八羅漢，都是扮得十分相像，是依著畫上十八尊羅漢像裝扮，真是維妙維肖。接著又是細樂角端，大羅擋，茶箱，抬的人都穿著一色白綢長袍，十分整齊。後面便是肉臂香爐，爐內燃著沉檀速降各種妙香，煙氣氤氳，奇香馥鬱，挂的人都是赤袒上身，穿一條湖綠綢褲，束一條沉香色繡花長腰帶，垂下足有二尺光景，伸直的肉臂，用細銅鉤十雙，鉤住了臂肉，下垂銅練練上，挂著各種香爐，小的也有二三十斤，大的卻竟百餘斤模樣。有的一臂挂一爐的，有的一臂挂兩爐的，有兩臂挂兩爐，挂四爐的，種種不同，約有三十對光景。只見臂肉被香爐垂下了一二寸，銅鉤吊住了皮膚，好不驚人。過去了又有萬民傘，鼓手，紙扎的各種鬼魅，什麼大頭鬼王，小頭鬼，黑白無常，等等。押著一個人扮的判官，滿面紅色，虬髯繞頸，很是壯嚴。後邊卻是高蹺，足有五六尺高下，扮著八仙、王母、壽星、武松、哪吒、托塔天王、水漫金山等種種式樣。沿路又做出了奇巧工夫，也有四十餘個。高蹺之後，有許多雜耍，什麼蕩湖船、武松打虎、唐明皇游月宮、童子拜觀音、許真君斬蚊，約有十餘樣花色。又接了幾班樂手頂馬黃杏傘、百花亭之類，都是最轟動看會的抬閣。有的扮著兩層，有的扮了三層，高的竟有五層，都用了彩網札起，綴著各種鮮花，有的還把珠寶排札越發的寶光珠氣。閣上都用了七八歲的童子，裝就古事戲劇，每一層按了一出，什麼諸葛亮借東風、霸王別虞姬、韓情拜將，關公斬顏良、觀世音得道、文殊普賢、魯智深大鬧五台山、天門陣、楊宗保招親、劉智遠捉狐精、李三娘挑水等熱鬧戲文，足足有了三十餘個。方才完畢，結末便是符節黃傘旗牌，引著土地、城隍、姜太公等神像，這一就孟蘭，足過了一點鐘多些，方是完畢。看的人沒一個不稱贊是空前盛會，十分熱鬧。

會過之後，街上的人也紛紛回去。一剎時擠得前擁後拽，摩頂擦踵，約有二刻光景，方才散去。人家大門內看會的人也都回進家中，便是茶館內的茶客，都是搶著座位看會，如今會也過了，一時間也散去了大半，各回家中，這也不必細表。只說劉子和看畢了會，忙忙抬頭一望葛家，卻見門前已剩了個其醜無比的塌枯菜葛三姑，那個艷麗絕倫的小白菜畢生姑，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進了門去，心中很是失望，覺得寶生的話，一些不虛，小白菜的行為品性果然不差。看過了會，即忙回進門去，絕不在外搔首弄姿，便是方才瞧見了自己，也有些知道自己不懷好意，因此不愿多看。這般看來。要勾搭小白菜，倒是一件困難事情，忍不住眉頭緊皺，心中憂愁起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